

送你一条富春江

佟鑫

在浙江桐庐的3天时间里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感知富春江。

富春江，既是新安江、兰溪江汇流之后的名称，也是新安江或钱塘江流经富春江段的名称。对于富春江的美景，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《与朱元思书》中曾生动描绘：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”

傍晚，我从桐庐东门码头登上“富春未来号”，在天边红霞的相伴下开启富春江山水实景游，前往黄公望的画中寻幽。

桐君山上，桐君塔朦朦胧胧。富春江大桥横跨江面，在幽静的南山之北和喧嚣的城市之南，聆听一段流水低语倾诉。揣度这条浩大水系的前世今生，不知不觉间，身心和视野尽被淹没于岁月深处。想来，富春江大桥一定最知道这条大江的沉浮与沧桑。

从前，富春江上是没有桥梁的。人一般沿江顺行，很少借助桥“横行”于江上，偶尔横渡，也是借舟船之力。江面上曾舟船穿梭，日夜繁忙。有人要从此岸摆渡到彼岸；有人要从彼岸来此岸；有人要从这里逆流而上，过富春山脚，去往睦州府（南宋以后称严州府）；有人要从这里顺流而下，去比州府更加热闹繁华的临安，那是南宋的都城；自然也有人再

柔。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，不管流到哪里，都要滋润一方沃土，都要染绿一片青山，这是水的本分，也是水的使命。

面对新安江水电站，新安江不得不久久驻足徘徊，进而默默积蓄水位、力量和势能，并在无意间扩大了自己的疆域。数年后，一挥手，上游580平方公里的山川竟然都落入了自己的版图。千峰千岛的雄阔和如诗如画的美丽，让这条古老的河流一夜之间名扬远播。这并没有让它滋生骄纵和孤傲之气，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沉稳和低调。

江水从坝底的孔洞潜流而下，推动了水轮发电机组的叶片，往日里积攒下的动能和一腔热情，便转化成无声、无色也无形的电流，沿高压输电线路传向远方。

后来，在新安江水电站下游的桐庐境内，人们又建了一座富春江水电站，这段江面就不再为旅客和货物运输的通航。于是，新安江也就解除了承舟载船的劳役，发完电，做完功，像一个优哉游哉的闲人一样，以散步的方式舒缓地向下游流去。江水，还是那流淌千年的江水，但已经转变成另一种心态、另一种境界。江水依然清冽，但流淌起来，却不再有以往的浪潮翻卷和雀跃欢呼，曾经的“云山苍苍、江水泱泱”，已成为“江水青青、江水平”。而且，江水的温度基本保持在恒定的17度，寒来17度，暑往17度。寒冷时透出几分温暖，酷热时奉送一袭清凉。我理解，这就是一段流水的厚生之德。

夜风微凉，伫立游船的平台上，



药学家，著有《桐君采药录》一书，其所处方格律君（主药）、臣（辅药）、佐（佐药）、使（引药），垂数千年，后世尊其为“中药鼻祖”。

事实上，桐君并非姓“桐”名“君”。相传黄帝时，富春江畔的一座山上，有一老者于此结庐炼丹。老者悬壶济世，治病抓药分文不收。乡人感念，问其姓名，老人不答，手指庐外桐树，乡人大悟，知老者不肯留名，于是以桐树的“桐”为名，尊称老人为“桐君”，老人所居之山也称为“桐君山”，建县时也依此延续，称“桐庐县”。

在桐庐，除了桐君山，还有很多含“桐”的地标，比如桐庐境内的富春江又叫桐江，富春江的一处沙洲叫桐洲，富

尤为值得一提的，是范仲淹的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。“潇洒桐庐郡，春山半是茶。新雷还好事，惊起雨前芽。”十首绝句诗，每一首诗的首句都是“潇洒桐庐郡”，这在中国诗词史上极其罕见。而且，范仲淹滴居桐庐郡（睦州）只有短短8个月，却留下了他一生诗歌总和的1/6，毫无疑问，桐庐是他生命中的“福地”。有赖于范夫子的推广，“潇洒桐庐”由此穿越千年，成为现今桐庐的金名片。

三

虎年央视春晚，歌舞诗画节目《忆江南》一下子火了，短短4分27秒，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伴着优美旋律走进观众视野。江南名川富春江及其最美段七里滩的水光山色、严子陵钓台的人文风情，在唐诗宋词的意境中惊艳呈现。

车子沿富春江岸一路驰骋。目光投向车窗外，但见一路的美好春光和一路的气象澄明。我常在心里感叹，范仲淹的眼光真准，这桐庐真是潇洒，如一个意气风发的人，内敛而丰富，骨子里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质，让人顿生爱意。我要将它的心意收下啊，收下这条江，这不是淡淡的清汤寡水，而是厚重与活泼兼具的新诗。桐庐处处是新诗。

《黄昏过钓台》《春山》《公望富春》《水边的修辞》……我读过不少作家陆春祥写桐庐的文章，他曾这样概括他心中的家乡：潇洒桐庐郡，富春山居城。历史与美景，文化与自然，现实与理想，富春江的灵魂深处，山与水是如此的和谐。

我必须收下富春江，并将其铸成文字而珍藏。但愿，桐庐富春江两岸的美景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样，都以它们的独特特征服所有身临其境者，并在人们的记忆和时间的流程里永葆不衰的魅力。

我会在下一个黄昏时分，再一次抵达富春江。

上图：被朝霞染红的桐庐富春江上空。黄强摄（人民图片）

左上图：位于富春江畔的浙江省桐庐县。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

行天下

对白帝城最初的想象来源于诗歌，唐代诗人高适写道：“青枫江上秋帆远，白帝城边古木疏。”杜甫也曾吟诵：“寒衣处处催刀尺，白帝城高急暮砧。”在春末夏初的时节，我终于有机会一睹诗中的白帝城。

东达荆楚，西扼巴蜀，南到滇黔，北通秦晋，白帝城由于其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，曾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西汉末年，公孙述借“白龙献瑞”在此称帝建都，并将子阳城更名为白帝城，由此延续至今。从战国到宋明，历代王朝在此建关守镇，白帝城的山水见证了历史的湮灭与生长。

早晨的雾还未消散，在“风雨廊桥”上向远处望去，群山影影绰绰，像假寐的女子，身着轻纱，低眉不语，与我静默相对。风一吹，树叶微颤，鸟儿轻啼，动荡的雾霭便飘渺地向我涌来，空气中夹杂着木叶清爽湿润的味道。白帝城在眼前如一座孤岛立在水中央。

旭日初上，揭开雾的薄纱，山水才渐渐显了颜色。近山负势竞上，壁立千仞，远山重峦叠嶂，蜿

初登白帝城

王淑



蜒起伏。夏木生长，古树从萌芽以致枝叶扶疏，更染得满山青碧。江水如练，缠绕群山之间，眼前的景致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泼墨山水画。桥下江水在风的裹挟下，轻轻拍打着桥柱。站在桥上，不闻两岸猿啼，也不见“白帝城头烽火急”，只有轮船的鸣笛声在山水间回荡。

穿过廊桥，步入长梯，抬头便能见“白帝城”门匾，一幢幢亭台楼阁，檐牙高啄，雕梁画栋，掩在青松绿柏之间。站在白帝城上，可一观“夔门天下雄”的奇伟壮观。杜甫在《长江二首》中写道：“众水会涪万，瞿塘争一门。”夔门又名瞿塘关，长江上流由此门入三峡。诗中言言不虚，夔门两岸，高山凌江而峙，壁立如削，高耸入云，瞿塘峡幽深狭窄，远看如两扇半开的大门，滔滔不绝的江水肆意脱奔而去，而远处的山如龙虎静卧，俯瞰沧海桑田。

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因此，古往今来进出蜀地多行水道，而行水道必经白帝城过夔门，无论是被贬谪还是走马上任，都会在白帝城一歇。诸多文人骚客在此寄情于景，挥笔着墨留下绝唱，白帝城因而有着“诗城”的美名。陈子昂途经此地写下《白帝城怀古》，李白吟出《早发白帝城》，刘禹锡担任夔州刺史时留下《竹枝词九首》……可以说白帝城承载着巴蜀文化的许多诗意。

再往上走，白帝庙出现在眼前。大门明黄鲜丽，庙墙赤红相接，古树探出墙头，蔽日遮天，庙外两尊石狮子静坐威严，好不气派。踏入庙内，一梦回三国。“托孤既尽殷勤礼，报国还倾忠义心。”托孤堂内的雕像向世人再现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场景，让人不由得屏息凝神。托孤堂后为明良殿，殿内供奉的是“义结桃园”的刘备、关羽和张飞，而武侯祠则供奉着诸葛亮。庙内香火长续，身在其间，我仿佛看到了三国鼎立时的激荡风雨，看到了危危存亡之秋之忧忧待旦，看到了诸葛亮在观星亭下为汉室而夙夜忧叹。我抚摸着古树感受岁月的变迁，回神时，已日上三竿。日光撒下，如碎金铺满江面，在光的晕染下群山坚毅的轮廓又多了些许柔和。

千古悠悠而山河依旧，白帝城的山水与别处不同，兼济柔情与豪情，具有英雄气，更添一份诗意。夏木蔓生，待秋风吹染两岸，再来一赏红叶。

上图：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掩映在满山青翠中，与清澈的江面相映成趣。饶国君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一鼓作气越钱塘江，直入东海，巨大的船帆里鼓满了远行的风。但今天，江面上空阔宁静、波平如镜，如一本信息浩瀚的大书，严严实实地合着，封面上只有一抹捉摸不定的雾做插图。

如果有可乘之舟，自此处逆行数千米，即可抵达新安江水电站。那是专门为这条江设置的一道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门楣。

想当初，新安江从数百里之外的安徽六股尖山起步，一路逶迤前行，也被折，也顺畅，安然于道。千万年来，作为一道天然之水，新安江从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状态和节奏，水的性格就是“随顺”，就是随物赋形、安于低位又至温至

看着富春江两岸稠密的烟火，想象着这条江的前世今生，一时竟有恍惚的时空错位感。

二

在中国，许多临水而建城市的名字里大多带有“水”的偏旁或寓意。而桐庐，明明大江穿城而过，名字里偏没有水。翻阅桐庐的历史，夏商时期属扬州之域，春秋时属吴越之地，三国吴黄武四年（225年），为桐庐建县之始。

听说，桐庐这座城市名字，是为了纪念一位叫桐君的人。他是一位

春江支流分水江又叫桐溪……有关桐君的传说使此地水源远流长。

作为建县近两千年的历史古城，从桐庐走出的名人数不胜数，可谓人杰地灵。而走进桐庐的名人也同样不胜枚举，并留下了千古流传的诗句。唐代韦庄在《桐庐县作》中赞美：“钱塘江尽到桐庐，水碧山青画不如”；北宋苏轼在《送江公著吉州》中也赞：“三吴行尽千山水，犹道桐庐更清美”；南宋陆游在《渔浦》中感喟：“桐庐处处是新诗，渔浦江山下天稀。安得移家常住此，随潮入县伴潮归。”古往今来，诗人们对桐庐、对富春江的赞美，如江水一样滔滔不绝。

“龙潭”里的乡愁

吴春富

“潭”，给人无尽的诗意想象。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表达的是最值得珍藏的友情。而在乡村，“潭”有时是游子记忆深处最悠久最绵长的乡愁。

现居安徽桐城、80多岁的徐智明老人就对桐城孔城古镇跃进村的一口“龙潭”念念不忘。“龙潭就藏在这芦苇丛底下，有三个泉眼，从未枯竭过，这一带的村民吃水都取自于这里。”徐智明老人的侄儿、跃进村老支书徐庆红充满感情地介绍。

“龙潭”在跃进村龙井村民组，又称“龙井”，村民组因“龙井”而得名。龙潭呈三角形，面积约三分地，里面因多年淤泥沉积，滋生芦苇。春日里，茂密的青绿色芦苇让昔日“龙潭”愈显灵秀与神秘。

由于跃进村与枞阳县麒麟镇接壤，两镇村民因此混杂居住，“同饮一潭水”，彼此感情

深厚。据老辈人口传，龙潭在旧时干旱之年救过很多村民的“性命”。1934年，桐庐（含现今枞阳）一带出现严重干旱，大塘小塘尽枯，惟龙潭泉源不竭。这一方圆五里的村民（包括现今的麒麟镇村民）都来这里担水吃用。当时龙潭较大，水面低于地面有六七米，村民都沿“之”字形路下到潭口舀水。

一汪清潭，就是一汪思念，就是一汪乡愁。徐智明老人对龙潭记忆很深。他回忆，1958年，桐庐一带再次出现严重干旱；次年，村里组织人手对龙潭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淤，运用杠杆原理，用桶将淤泥吊出。后因严重干旱时，前来龙潭取水的群众过多，为避免过度取水使龙潭枯竭，也为了避免群众取水发生纠纷，当时地方政府采取印发水票的方式让村民有序取水。龙潭在大旱之年功不可没，让周边约

5000名群众挺过水荒。

古潭是村庄的命脉，也见证了村庄的变化与发展。龙潭旁约50米处，有片面积40亩的葡萄园，放眼望去，青绿色如玛瑙般的小葡萄成串吊挂架上，这是跃进村在打造特色乡村过程中的一大尝试。近年来，跃进村积极发挥生态和历史资源优势，发展乡村旅游。

跃进村历史底蕴深厚，境内有古驿站八角亭，传说为三国吕蒙屯兵地，还曾是宋将李忠大战金将兀术之地，太平天国与清军鏖战的古战场。

目前，跃进村已在原址恢复八角亭，还根据老人记忆复原了旧时碾米器具土磨，并收集农家旧物打造了乡愁记忆馆。村里拟筹集资金，组织人力掘潭，恢复龙潭原貌。如今，八角亭、葡萄园以及乡愁记忆馆串连成线，让游客在这里既能寻到乡愁，又能进行农作体验，助推乡村旅游更进一步。



长虹卧波锁双龙

张超

傍晚时分，我在几经辗转后走进那片土地，那条河流，就这样与十七孔桥相遇在夕阳下。

对十七孔桥而言，我是一个不约而至的造访者；对我来说，十七孔桥却是旅途中一道不期而遇的风景。

我来之前，十七孔桥已静静地在这里躺卧了二百多年。时光伴随桥下流水杳然远去，如今的十七孔桥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只留下一座古桥、两座

阁楼，还有一株古树，在夕阳下，晚风中安然伫立，迎接前来参观的游客。

桥头的古树虬枝斜出，苍劲古朴，走上桥去才发现，驻守桥头的不是石狮子，而是一对石雕大象。桥梁、桥面和栏杆均由青石砌成，被岁月的脚步打磨得光滑锃亮，在夕阳的余晖中泛着青色的光芒。桥上有两座阁楼，桥中的方形阁楼为坊式结构，高三层，歇山顶，四角飞翘；桥尾为双层八角攒尖顶亭。

两座阁楼一大一小，一前一后，一高一矮，遥相呼应。方形阁楼的每个飞檐上，都悬挂着一个风铃，随风摇曳，叮当作响，清脆悦耳。

我们随后沿着岸畔小径，顺流而下，再逆流而上，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和拍摄十七孔桥。驻足远望，十七个桥孔一字排开，孔孔相连，如同风雨长廊，又似长虹卧波，在落日余晖的掩映之下，显得分外壮观。夕阳的余晖透过桥孔，洒下道道金光。微风拂过，波光摇曳，闪烁明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，一幅霞光映古桥、水天一色的壮美图景就这样呈现在眼前。

可惜阁楼已经封闭，不能登楼远眺，多少有些遗憾。但可以想象，两条河流从远方奔流而来，在它脚下汇合又奔涌而去的情景。当然，随着江流滚滚而去的，还有浩荡长风、悠悠岁月以及人世沧桑。

那个黄昏，我就这样绕着这座古桥转悠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它、欣赏它，将它美丽的身影收入镜头中，直到夜色朦胧，灯火阑珊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此时，一轮弯月挂在高空，如镰如钩，分外醒目；又宛如时光老人的一只眼睛，安静地俯瞰脚下的一桥两流年和芸芸众生。长虹卧波处，一桥锁双龙。十七孔桥在哪？它位于云南建水城郊，又名双龙桥，同类型桥梁中，我想，仅有北京颐和园的十七孔桥可与之媲美。

左上图：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建水古城双龙桥景区（无人机照片）。新华社发 杨俊鹏摄